

自导自演舞台剧《日出》亮相成都 金星：只要能站上舞台，我会一直在

“太阳升起来了，黑暗留在后面，可是太阳不是我们的，我们要睡了。”舞台上，眼神充满悲伤与绝望的陈白露头微微上扬，用哽咽的声音，重复着这句台词。缓缓踱步，手中的纸片纷纷落地，而后，她走上身后的长梯，摇摇晃晃的小木马在舞台上显得更加孤零零。

这是由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编剧、著名舞蹈家金星自导自演的舞台剧《日出》中的一幕，该剧自2021年5月在上海首演以来，已成功在北京、云南、厦门、苏州等地演出。7月28日、29日，《日出》在四川大剧院“破晓”，为成都观众带来一出极具现代质感的美学表达。

演出前夕，金星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专访，她表示：“舞台的魅力就在于，它既是创作者表达的空间，也是和观众交流的空间。《日出》是中国人都知道的故事，关键在于如何呈现、如何表达。我希望大幕拉开后，能够通过作品把自己的感受，准确、高级、真诚地与观众进行一次交流，这很重要。”

自导自演并分饰两角 只演陈白露太不过瘾了

《日出》由黎明、黄昏、午夜、日出四幕构成，剧中，上流社会交际花陈白露，出身书香门第，受过新式教育，奈何命运之手无情地将她困于生活的桎梏，在心之所向与残酷现实之间，陈白露徘徊犹豫、飘摇无依，最终走向自我毁灭。以陈白露的悲惨命运为线索，上层社会的“有余者”与底层社会的“不足者”的生存之道交织成一幅世间百态图。

作为导演，金星可以说是该剧的灵魂人物，同时她还一人分饰陈白露、翠喜两个角色。谈及原因，金星的回答很直接：“过瘾，我就想过瘾！这部戏演了这么多年，一般都是大女主的戏，一切围绕陈白露。作为演员来讲，我就演个陈白露太不过瘾了。既然剧情能分得开，我就演两个角色。也就是第三幕、第四幕抢一下妆，翠喜一分钟变成陈白露，这都没问题。我喜欢这个挑战，因为至今没有一个演员在《日出》舞台上演两个角色的，我要做与众不同的事情，为了区别这两个角色的造型塑造，包括翠喜的声音，我都会换一种沙哑的方式呈现。”

一个出身书香门第，受过新式教育，心高气傲却如同金丝雀一般被人供养，一个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，却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。“原著里的陈白露是20多岁，我演的时候把这个角色的年龄拉高了，我选择了陈白露的‘冷’，舞台上的小木马设定，就像陈白露的人生一样，一直在摇摆中。”金星说。

跨年龄段驾驭年轻角色，会不会担心观众吐槽？金星直言：“舞台剧和影视剧不一样，舞台剧没有年龄限制，像一些年长的戏曲艺术家，多大岁数了照样能在舞台上演，这是舞台艺术最大的魅力。只要你的状态在，只要你的体力还在，只要你的表演还能说服观众，那你就站在舞台上。”

相比“陈白露”，金星更偏爱“翠喜”。“从我个人来讲，我特别不同情陈



金星饰陈白露



金星饰翠喜

白露，因为她是有选择的，受过高等教育当过电影明星，但她没有自食其力而是叫别人养着，而且感情方面是活得特别拧巴的一个人。陈白露喜欢养尊处优的生活，而翠喜是直接、接地气的。曹禺先生写完这剧本说过一句话，‘我向所有扮演翠喜的女演员致敬’，因为翠喜这个人物是最扎实、最底层的，她的善良、直接，那种无奈、那种认命，是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有有的。”



舞台剧《日出》剧照。

人物简介

金星，著名现代舞蹈家、主持人。曾主持了《追光吧哥哥》《中国达人秀第六季》《舞者》《舞林争霸》《中国好舞蹈》《妈妈咪呀》《超级演说家》等节目。话剧代表作品有《断腕》《阴差阳错》《暧昧》《父亲》《最后的贵族》等。目前由其自导自演的舞台剧《日出》正在全国巡演。



金星接受采访。

在巨人肩膀上诠释经典 追求高级的舞台呈现效果

叶圣陶先生曾盛赞《日出》是“一刀一凿都不肯马虎的群像”。金星在执导《日出》时，也着重对群像的刻画，将目光聚焦在每个大大小小不同人物的身上，从而构建出一幅众生求存的世间百态图。“这部戏没有脸谱化人物，每个人物都很重要。我们每个人都为剧中的人物找到生存的理由、存在的方式。”她说。

更让金星感动的是，这部创作于87年前的作品，至今读来仍那么有力量。“曹禺先生特别伟大，这个剧本架构特别扎实，这些台词可以让我实实在在体会到那个人物。而且时隔87年再看这个剧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好多人其实就在我们生活当中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，我感觉历史就是一个轮回。”金星也自信，将为观众呈现一台高级舞台剧作品。“其实要是看全剧的话，你会看到我的审美，包括音乐的选择、灯光舞美、服装设计等全是统一化的。说句自夸的话，我觉得我这部戏挺高级的。”

高级，是金星一直追求的舞台呈现效果。比如在舞美设计上，陈白露坐在摇摇欲坠的木马上，四周悬挂的

是书卷与账本。正如她飘摇无根基的生活，被象征天真理想的书卷和指向残酷现实的账本重重包围，窒息而无望。而在陈白露身后，斜立的台阶与两侧的光滑坡面，倾斜而上，直抵天幕。“现代舞和戏剧表演多半在坡面上完成，这对于演员来说，本身存在技术性的挑战。但也恰好暗喻着剧中人举步维艰的生存处境。而在通向天际的台阶上，拾阶而上或顺势而下，都是漫漫人生。”金星解释道。

此外，贯穿全剧始终的现代舞表演，也是该版《日出》的一大突破。现代舞特有的肢体语言，为戏剧表演延展情绪表达的空间，将戏剧情绪外化于形，让整部舞台剧焕发出别样风采。“舞蹈并不是为了跳而跳，而是为整个舞台所服务。”金星强调，“舞台上有人物，有群像，还有道具和背景，跳舞也是有剧情的，一切都是为了辅助人物，为剧服务。”

接下来，金星还计划于明年排著名剧作家契诃夫最后一部戏剧作品《樱桃园》，“排完《樱桃园》，我还准备排奥斯卡·王尔德的《莎乐美》。因为我觉得舞台是不会抛弃任何人的，只有你选择放弃舞台。而我是为舞台而生的，舞台就是我的家，是我的庙宇殿堂，只要能站在舞台上，我就会一直在。”

对话

金星：“剧场是我的充电站”

记者：《日出》是您首个自导自演的作品，为什么选择做导演？

金星：其实最初我没有想自己导，原来请的是立陶宛著名导演里马斯·图米纳斯，他执导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特别好看，我希望他跟我排个戏合作一下。但他看了剧本以后反馈说，曹禺先生这个剧本里的人物太复杂，中国的语言又丰富，他怕自己一个西方人把握不了。我只想做演员，没有做导演的野心，干嘛把自己变成万金油？但没办法就只有自己来导演了。

记者：自导自演《日出》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

金星：我对舞台始终是充满敬畏感的，哪怕我已经演了很多的戏了，时至今日，当我站在舞台幕布后面准备开场的时候，我依然会紧张。因为我害怕我表演出来的感觉，会让观众觉得舞台上这个人是金星，而不是陈白露，不是翠喜。比如我在饰演陈白露时，她说话慢，要有懒散、百无聊赖的那种感觉。但演翠喜的时候，她出身社会底层，抽烟很多，肺不好，整个戏全得用烟嗓来演。两种声音要马上切换，这个是有挑战的。

记者：三个小时的演出，对体力要求很高吧？

金星：我体力特别好，你问我累不累？其实不累。因为回到剧场反而是我的充电站了。回到舞台我一点都不累，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三个小时的台词、肢体动作，和演员的配合等，如果来看剧，大家会发现我真的很热爱舞台。

记者：您特别愿意给年轻人机会，这部剧里也有很多年轻演员。

金星：“人捧人高，人踩人低”。就拿我自己来说，我年轻有才华的时候，多少人把我捧到前面来了。我也不是多伟大，而是老师很好，老师愿意捧我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我。那现在换成我有这个能力了，我看到有艺术才华的年轻人的时候，只要能捧我就捧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
实习生 王仕豪 图据四川大剧院